

白马湖之冬

BAI MA HU ZHI DONG

夏丏尊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白马湖之冬

B A I M A H U Z H I D O N G

夏丏尊 著
商金林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马湖之冬 / 夏丏尊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1
(大家散文文存)
ISBN 978-7-5399-3040-4

I. 白... II. 夏...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86053 号

书 名	白马湖之冬
著 者	夏丏尊
责任编辑	孙金荣
责任校对	马 克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
印 张	9.875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040-4
定 价	20.00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辑 一 自叙之一

- 1 怯弱者
11 长 闲
17 猫
23 命相家
27 钢铁假山
29 整理好了的箱子
31 流 弹

辑 二 自叙之二

- 43 黄包车礼赞
46 做了父亲
49 我的中学生时代
55 光复杂忆
57 紧张气氛的回忆
60 我之于书
62 白马湖之冬
64 《平屋杂文》自序
65 中年人的寂寞
67 两个家
70 试 炼

72 早老者的忏悔

75 寄意

辑 三 序跋与评论

79 《子恺漫画》序

82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84 关于《倪焕之》

88 《李息翁临古法书》跋

89 《鸟与文学》序

94 《清凉歌集》序

92 《中诗外形律详说》跋

94 《弘一大师永怀录》序

95 《晚晴山房书简》序

96 读《清明前后》

辑 四 怀人集

103 白采

105 关于国木田独步

109 对了米莱的《晚钟》

115 阮玲玉的死

118 读诗偶感

121 坪内逍遥

124 我的畏友弘一和尚

127 一个夏天的故事

129 鲁迅翁杂忆

132 弘一法师之出家

137 弘一大师的遗书

140 怀晚晴老人

辑 五 爱的教育

- 145 教育的背景
150 春晖的使命
152 近事杂感
154 《爱的教育》译者序言
156 “无奈”
157 彻底
159 《续爱的教育》译者序
160 致文学青年
163 《中学生》发刊辞
164 “你须知道自己”
170 受教育与受教材
174 悼一个自杀的中学生
181 关于职业
186 怎样对付教训
193 恭祝快乐
195 一个从四川来的青年
198 “自学”和“自己教育”

辑 六 读书与冥想

- 205 学斋随想录
206 家族制度与都会
208 一九一九年的回顾
210 并存和折中
213 论单方面的自由离婚
215 汉字所表现的女性的地位
218 中国的实用主义
222 读书与冥想

- 226 学说思想与阶级
- 230 闻歌有感
- 235 文艺随笔
- 238 知识阶级的运命
- 246 “中”与“无”
- 251 谈吃
- 254 其实何曾突然
- 255 人所能忍受的温度
- 259 新年的梦想
- 260 文学的力量
- 261 原始的媒妁
- 266 蟋蟀之话
- 270 灶君与财神
- 274 春的欢悦与感伤
- 276 一个追忆
- 278 一种默契
- 280 良乡栗子
- 282 送殡的归途
- 281 幽默的叫卖声
- 286 日本的障子
- 289 好话与符咒式的政治
-
- 292 编后记



辑 一

自叙之一

夏丏尊(左一)留学日本时摄



“今天五弟领了苏州人过来了，说来见见我们的，才回去哩。”他想，幸而迟了些回来，否则糟了。但仍不免为好奇心所驱：“是什么样一个人？漂亮吗？”

“也不见得比五娘长得好。瘦长的身材，脸色黄黄的，穿的不也十分讲究。据说五弟当时做给她的衣服有许多已经在典铺里了。五弟也憔悴得可怜，和在典铺里时比起来，竟似两个人。何苦啊，真是前世事！”

老五的状况，愈弄愈坏。他每次听到关于老五的音信，就想象到自己手足沉沦的悲惨。可是却无勇气去直视这沉沦的光景。自从他因职务上的变更迁居乡间，老五曾为年过不去，奔到乡间来向他告贷一次，以后就无来往，唯从他老四那里听到老五的消息而已。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已把正妻逼回母家，带了苏州人到上海来了。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由老四荐至某店，亏空了许多钱，老四吃了多少的赔账。有时到上海，听到老五梅毒复发了，卧在床上不能行动。后来又听到苏州人入浦东某纱厂做女工了，老五就住在浦东的贫民窟里。

当老四每次把老五的消息说给他听时，他的回答，只是一个“哦”字。实际，在他，除了回答说“哦”以外，什么都不能说了。

“不知老五究竟苦到怎样地步了。既到了上海，就去望他一次吧。”有时他也曾这样想。可是同时又想到：

“去也没用，梅毒已到了第三期了，鸦片仍在吸，住在贫民窟里，这光景见了何等难堪。况且还有那个苏州人……横竖是无法救的了，还是有钱时送给他些吧。他所要的是钱，其实单靠钱也救他不了……”

自从有一次在老四行里偶然碰见老五，彼此说了些无关轻重的话就别开以后，他已有二年多不见老五了。

二

到上海的第二天，他才和朋友在馆子里吃了中饭回到行里去，

见老四皱了眉头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在谈话。

“老三，说老五染了时疫，昨天晚上起到今天早晨泻了好几十次，指上的螺纹也已瘪了。这是老五的邻居，特地从浦东赶来通报的。”他才除了草帽，就从老四口里听到这样的话。

“哦，”他一壁回答，一壁脱下长衫到里间去挂。

“那么，你先回去，我们就派人来。”他在里间听见老四送浦东来人出去。

立时，行中伙友们都失了常态似地说东话西起来了。

“前天还好好地到此地来过的。”张先生说。

“这时候正危险，一不小心……”在打算盘的王先生从旁加入。

老四一进到里间，就神情凄楚地说：

“说是昨天到上海来，买了二块钱的鸦片去。——大概就是我给他的钱吧！——因肚子饿了，在小面馆里吃了一碗面，回去还自己煎鸦片的。到夜饭后就发起病来。照来人说的情形，性命恐怕难保的了。事已如此，非有人去不可。我也未曾去过，有地址在此，总问得到的。你也同去吧。”

“我不去！”

“你怕传染吗？自己的兄弟呢。”老四瞪目说。

“传染倒不怕，我在家里的時候，请医生打过预防针了。实在怕见那种凄惨的光景。我看最要紧的还是派个人去，把他送入病院吧。”

“但是，总非得有人去不可。你不去，只好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也有些胆小，还是叫吉和叔同去吧。他是能干的，有要紧的时候可以帮帮。”老四一壁说一壁急摇电话。

果然，吉和叔一接电话就来，老四立刻带了些钱着了长衫同去了。他只是懒懒地靠在沙发上目送他们出门。行中伙友都向他凝视，那许多惊讶的眼光，似乎都在说他不近人情。

他自己也觉得有些不近人情，自恨自己怯弱，没有直视苦难的能力，却又具有着对于苦难的敏感。身子虽在沙发上，心已似飞到浦东，一味作着悲哀的想象：

“老五此刻想来泻得乏力了，眼睛大约已凹进了，据说霍乱症一泻肉就瘦落的。——不，或者已气绝了。……”

他努力要把这种想象压住，同时却又引起了联想，纷然地回忆起许多往事来：记到儿时兄弟在老屋檐前怎样玩耍，母亲在日怎样爱恋老五，老五幼时怎样吃着嘴讲话讨人欢喜，结婚后怎样不平，怎样开始放荡，自己当时怎样劝导，第一次发梅毒时，自己怎样得知了跑到拱宸桥去望他，怎样想法替他担任筹偿旧债。又记到自己幼时逢大雷雨躲入床内，得知家里要杀鸡就立即逃避，看戏时遇到《翠屏山杀嫂》等戏要当场出彩，预先俯下头去，以及妻每次生产时不敢走入产房，只在别室中闷闷地听着妻的呻吟声默祷她安全的光景。又记得二十五岁那年母亲在自己手腕上气绝时自己的难忍，五岁爱儿患了肺炎将断气时虽嘶了声叫“爸爸来，爸爸来”，自己不敢走近去抱他，终于让他死在妻怀里的情形。

种种的想象与回忆，使他不能安坐在沙发上。他悄然地披上长衣，拿了草帽无目的地向外走去。见了路上的车水马龙，愈觉着寂寥。夕阳红红地射在夏布长衫上，可是在他却时觉有些寒噤。他荡了不少的马路，终于走入一家酒肆，拣了一个僻静的位子坐下。

电灯早亮了，他还是坐着，约莫到了八点多钟，才懒懒地起身。他怕到了老四行里，得知恶消息，但不得消息又不放心。大了胆到了行里，见老四和吉和叔还未回行，又忐忑不安起来：

“这许多时候不回来，怕是老五已经死了。也许是生死未定，他们为了救治，所以离不开身。”这样自己猜忖。

老四等从浦东回来已在九点钟以后。

“你好！这样写意地躺在沙发上，我们一直到此刻才算‘眼不见为净’，连夜饭都还未下肚呢！”吉和叔一进来就含笑带怒地说。

他一听了吉和叔的责言，几乎要辩解说：“我在这里恐怕比你们更难过些。”可是终于咽住。因为从吉和叔的言语和神情，推测到老五还活着，紧张的心绪也就宽缓了些。

“病得怎样？不要紧吗？”他禁不住一见老四就问。

“泻是还在泻，神志尚清，替他请了个医生来打过盐水针，所以
一直弄到现在——据医生讲泪腺已在此减低，救治今日，始能即目而

电灯一熄，月光从窗间透入。记起今夜是阴历七月十五的鬼节，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似乎四周充满了鬼气似的。

三

天一亮，车夫阿兔回来，说泻仍未止，病势已笃，病人昨天知道老三在上海，夜间好几次地说要叫老三去见见。

他张开了红红的眼，在床上坐起身来听毕车夫阿兔的报告。

“哦！知道了！”

他胡乱地把面洗了，独自坐在沙发上，拿了一张旧报纸茫然地看着，心里不绝地回旋：

“这真是兄弟最后的一会了……但正唯其是兄弟，正唯其是最后一会，所以不忍。别说他在浦东贫民窟里，别说还有那个所谓苏州人，就是他清清爽爽地在自己老家里，到这时我也要逃开的……可惜昨天没有去。昨天去了，不是也过去了吗？昨天不去，今天更不忍去了。……不过，不去又究竟于心不安。……”

这样的自己主张和自己打消，使他苦闷得坐不住，立起身来在客堂圆桌周围只管绕行！一直到行中伙友有人起来为止。

九时，老四到行，从车夫阿兔口中问得浦东消息，即向他说：

“那么，你就去一趟吧。叫阿兔陪你去好吗？”

“我不去！”他断然地说。

兄弟二人默然相对移时。浦东又有人来急报病人已于八时左右气绝了。

“终于不救！”老四闻报叹息说。

“唉！”他只是叹息。同时因了事件的解决，紧张的心情反觉为之一宽。

行中伙友又失起常度来了，大家聚拢来问讯，互相谈论。

“季方先生人是最好的，不过讨了个小，景况又不大好。这样死了，真是太委屈了！”一个说。

“他真是一个老实人，因为太忠厚了，所以到处都吃亏。”一

个说。

“默之先生，早知道如此，你昨天应该去会一会的。”张先生向着他说。

“去也无用，徒然难过。其实，像我们老五这种人，除了死已没有路了的。死了倒是他的福。”他故意说得坚强。

老四打发了浦东来报信的人回去，又打电话叫了吉和叔来，商量买棺木衣衾，及殓后送柩到斜桥绍兴会馆去的事。他只是坐在旁听着。

“棺材约五六十元，衣衾约五六十元，其他开销约二三十元，将来还要运送回去安葬。……”老四拨着算盘子向着他说。

“我虽穷，将来也愿凑些。钱的事情究竟还不算十分难。”

吉和叔和老四急忙出去，他也披起长衣，就怅怅无所之地走出了行门。

四

当夜送殓，次晨送殡，他都未到。他携了香烛悄然地到斜桥绍兴会馆，是在殡后第二日下午，他要动身回里的前几点钟。

一下电车，沿途就见到好几次丧事行列，有的有些排场，有的只是前面扛着一口棺材，后面东洋车上坐着几个着丧服的妇女或小孩。

“不过一顿饭的工夫，见到好几十口棺材了。这几天天天如此，人真不值钱啊。”他因让路，顺便走入一家店铺买香烟，那店伙自己在唧咕着。

他听了不胜无常之感。走在烈日之中，汗虽直淋，而身上却觉得有些寒栗。因了这普遍的无常之感，对于自己兄弟的感伤反淡了许多，觉得死的不但是自己的兄弟。

进了会馆门，见各厅堂中都有身着素服的男女休息着，有的泪痕才干，眼睛还红肿，有的尚在啜泣。他从管会馆的司事那里问清了老五的殡所号数，叫茶房领到柩厂中去。

穿过圆洞门，就是一弄一弄的柩厂。厂中阴惨惨地不大有阳光，上下重叠地满排着灵柩，远望去有黑色的，有赭色的，有和头上有金花样的，两旁分排，中间只有一人可走的小路。他一见这光景，害怕得几乎要逃出，勉强大着胆前进。

“在这弄里左边下排着末第三号就是。和头上都钉得有木牌的，你自去认吧。”茶房指着弄口，说了就走了。

他才踏进弄，即吓得把脚缩了出来。继而念及今天来的目的，于是重新屏住了鼻息目不旁瞬地进去。及将至末尾，才去注意和头上的木牌。果然找着了。棺口湿湿的似新封未干，牌上写着的姓名籍贯年龄，确是老五。

“老五！”他不禁在心里默呼了一声，鞠下躬去，不禁泫然落下泪来，满想对棺祷诉，终于不敢久立，就飞步地跑了出来。到弄外呼吸了几口大气，又向弄内看了几看才走。

到了客堂里，茶房泡出茶来。他叫茶房把香烛点了，默默地看着香烛坐了一会。

“老五！对不住你！你是一向知道我的，现在应更知道我了。”这是他离会馆时心内的话。

一出会馆门，他心里顿觉宽松了不少，似乎释了什么重负似的。坐在从斜桥到十六铺的电车上，他几乎睡去，原来他已疲劳极了。

上船不久，船就开驶。他于船初开时，每次总要出来望望的。平常总向上海方面看，这次独向浦东方面看。沿江连排红顶的码头栈房后背，这边那边地矗立着几十支大烟囱，黑烟在夕阳里败絮似地喷着。

“不知哪条烟囱是某纱厂的，不知哪条烟囱旁边的小房子是老五断气的地方。”他竖起了脚跟，伸了头颈注意一一地望。

船已驶到几乎看不到人烟的地方了，他还是靠在栏杆上向船后望着。